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三十五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九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七

南軒先生文集一

詞賦詩

風雩亭詞末章云希蹤兮奈何盃務勉乎敬恭其布
置歸宿大率與晦庵白鹿洞賦相表裏而可以救
近世揣摩氣象流入空空虛者之弊

唐帝廟詞亦類晦翁舜廟詞

竹林迎神章惟感慨而不及寇公身事最得體

遂初賦為發明復之意方以義文之復明收而末句

僅以一語及孫興公此理之所在亦文法也

續杞菊賦云六壤之間孰為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
至

送鮮于大任入幕詩莫邪雖云利器作囊錐露又安
國晚酌分韻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輔其馬志如
此道旁見獲者詩姑寬目前飢詎有卒歲樂其憂
民如此蓋同一所見之遠也南軒詩大率主義理
而語自工

律詩

入立千峯秋色裏月生海暮雲邊又萬里煙雲歸

老眼千年形勢接中州皆先生曾次所寄也其壽
定叟絕句云駟馬安車遵大路正須緩轡不須忙
正大之情如此有用之則行氣象

表

嚴州江陵到任等表皆平叙民情國事文從字順德
人之言也

經筵講義

講葛覃一詩大略謂人心易動貴驕易溺使為國者
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紵之事
則心不存焉者寡矣口奏又謂或云要得立事操

卷之七

書卷之七

七

七

人不柰何臣以為此等議論乃壞國家元氣毒藥
又進曰家法之美無如我家 光獻曹太后方
英宗之初有功社稷 宣仁高太后致元祐之治
號為女中堯舜 欽聖向太后建中靖國之初有
功社稷 欽慈孟太后靖康建炎間社稷之功又
冠前古實子孫萬世無窮之法思按此晦翁取而
附此以為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
傳者所宜三復而深思

答周漕啓

雖故歲之幸稔尚前歉之未償仁哉言乎富人之窘

宿逋貪官之督零稅者豈復念及此乎世有歲盡
一稔小民反以為苦者多矣

記

學記九篇皆言人倫孝弟惟雷州記明善與利云自

學校之教不明為士者亦習於利而已

靜江柳雷
三事皆備

廢寺

嶽麓書院記開寶中郡守朱洞創始李允則言于朝
乞書時山長周式以行義召拜國子士簿使歸教
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祕書時祥符八年也
紹興辛亥兵火乾道改元劉侯復其舊

二十九

嶽麓書院記

三

嶽麓書院記

堯山離江二壇記山川之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
所蒸能出雲霧澤羣物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
人其形字其地則其失也久矣

楚望記江陵山麓去郡遠然聯絡以屬于當陽巫峽
之間其浸則如蜀江瀟江千里爰築二壇扁曰楚望
道永韶南康軍漢溪四祠堂記發明道學之原最詳
石鼓山諸葛武侯祠昭烈牧荊州時候以軍師中郎
將駐臨蒸臨蒸今衡陽縣也育大地則有三綱若
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
能一朝居此侯所以討賊至死不悔

瀏陽楊龜山畫像記靖康為諫議追奪王金陵王爵
罷去配饗

昭州鄒侍郎祠堂記元符中為右正言直諫貶新州
建中初入從崇寧二年又貶昭州四年歸沒於常
州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為難而忠誠篤志之為貴
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為至而以進德終身之可
慕公再位於朝憂國彌切重斥炎荒凜不少沮
建寧游胡祠記游公二程高第元符三年久為監察
御史有中庸語孟說垂於世胡公與游謝楊游而
講程說所自得在春秋執經入侍

三十九 七 諸儒七南軒

四

卷三

靜江題名記靜江經略領郡二十五其外則羈縻之
州七十二又其外則諸小蕃羅殿白杞特磨白衣
之屬環之又其外則交趾大理等國屬焉

敬齋記二篇為崔子霖作者尤起發人意
拙齋記前論士病於不拙人所易到後論病學者之
不拙此意極有益於人

仰止堂記云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
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古之人起居寢
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
為不知有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

汲於求仁而已

樂堂記上饒徐衡仲名安國爲龔氏後旣第感正本明宗之義言于朝歸徐姓父母俱存合百五十有六歲伯仲李氏亦皆無故以一樂名其堂記略云民生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爲也苟惟強離其所繫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聖人書吾人滅郟豈不深切著明哉

潔白堂記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爲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不得爲仁人

三九之語德上南軒

五

名軒室記軒名時習室名不貳

游東山記先生游水之山東置酒僧寺之西軒零陵張紆公飾預焉嘆曰此莊忠宣公故居也公居此時某始年十三四先人尊爲公客故某亦得侍公公目疾手執寸許玉摩按其視之旁有兒曰此石也公愕然曰非也此之謂玉公存誠至於不欺孺子又諸孫與僧戲僧至詆罵語微及公公漠然若不聞求之士有問進某於丞相爲何親蓋斥文正公之名公寔頷以而曰先公也又一日問郡士登

科者其人獨未歸耶或曰試學官也公愀然曰吏事近民精心於此學之要也始登科顧徒求便安耶

序

南嶽唱酬序乾道丁亥十一月先生與晦翁游衡嶽三山林樾之與焉甲戌南草衣岩山林川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嶽丁丑渡興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由馬跡橋登山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戊寅穿小徑入高臺寺門外萬竹森然雪厚幾數尺望石廩如素錦昇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嚴歷馬祖庵過大明寺猶紆迂數里

乃至上封山高草木堅瘦雲氣噓吸其間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羣峰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環海中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蒼莽中洞庭在焉己卯同游仙人橋再上絕頂過南嶺庚辰游前嶺以下凡七日經行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更迭唱和倒囊得百四十九篇方己卯之夕中夜凜然念吾三人數日間亦荒於詩矣始定要東翌日當止且是後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詩矣

送張州安國告之以講學送曾參父序云天資秀

美之士往往為他岐所陷溺送方耕道序云當觀
氣質變化之淺深而知學力之進否送鍾尉云氣
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

靜江論俗文

一歸罪墳墓不言掘棺寄寺名出祖一齋筵侈靡不
能辦者停喪婚姻幃帳華靡以至男女失時一生
子多不舉一病不服藥妄聽淫祀一誘他人妻販
賣謂之捲伴亦緣細民與販不返妻室無依

史論

漢楚爭戰聽三老董公之說三軍編素於是五十六

日抄三十九

諸葛南軒

十一

萬之師不謀而來從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
高會遂諸侯兵窮引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

蕭曹○蕭何守關中薦韓信曹參雖不達然以摧鋒
陷陣之氣施之治民能盡斂芒角亦寬裕有識矣
至不知呂氏之禍已著當逆為之慮惠帝憂不知
所出但為淫樂而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

張子房有儒者氣象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
終以之愚謂復讎固其義也以其人則智謀之士
也儒者氣象恐又別先生之言蓋自有為而發

一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事如何○人臣之義當以王

陵爲正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呂氏之欲篡漢一子實助之也二子方對呂氏時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使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顧如是哉

文帝○入踐大統知爲漢社稷非爲己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請下諸子則先推諸兄無後者施惠於民皆有誠意其待夷狄一以實語惜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置蕭何爲英俊而又多所可也卒亦不以用故以帝之賢位爲小康如淮南漢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至於怠肆而新垣平邪說入之然終以天資高旋即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

賈董○賈生英俊之才然亦有激發暴露之氣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覆誦味淵源純粹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聽伸舒則天下蒙福矣武帝○奢侈窮黷然不至亂亡者有四事高帝文景流澤滲漑一也衣章六經聘召儒生二也輪臺之詔三也審所付託四也

雜伯○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雜之則是亦伯而

已自高帝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己利文帝亦雜黃
老刑名設施動皆有術至宣帝則威文之罪人也
西京之亡自宣帝始

丙魏。魏相假許史。重進不以正為相。素異聞諫
伐匈奴書有可取者丙吉德厚可稱至韓延壽楊
惲之死莫能救才識不速相遠矣

蕭望之劉向。二帝初外有史高。摠朝廷之事。內有
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處其間可謂危矣。而二子
用人准其附己。以鄭朋之類邪使之待詔至華龍
之汙穢亦欲入其黨不覺如是欲不敗其可得乎

三九

漢書七十四

九

漢書

史稱素安任。素行高梁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
有味也

漢儒。名。稱起於素。世實亦有賴乎此。漢
自叔孫通。而以利祿為。公孫洪取相印。學士
皆歆慕之。其流。一。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
紫。之。語。宜。乎。一。具。符。獻。一。朝。成。群。能。自
潔者。班。班。僅。見。也。光。武。力。矯。斯。弊。相。靈。之。後。亦。君
子。維。持。之。力。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為。未。盡。而
於。國。家。何。負。哉

元成以後大臣。漢末大臣有正論者王嘉何武師

丹耳然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人一事而指陳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王氏即起遂亡漢矣漢自高帝外諸將○漢將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謹充國馳至金城而西戎坐消此不特為賢將殆可相也

光武比高祖○高祖洪樸大略非光武所及光武之善○復非高祖所及

光武不任功臣○寇鄧雲○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所用大臣論之○子過之遠甚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六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抑光武

三九

者防三兩野

十一

所責於大臣特為吏○故不知用大臣之道

李固杜喬○本○方舉○之朝即就梁商之辟此其失之於前方○帝之弒也固為首相固獨推究侍醫等此其失之於後杜喬在九卿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命於冀相與就死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但恨節目開處之未盡耳

東京黨錮○時不我用既昧○困之道進而居位又失身屯之法使在聖門當入仲由之科陳太丘送官者之葬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郭有道足為當世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黃叔度

黃鶴樓記

武昌黃鶴樓以山得名而唐圖經為怪說謂費文禕
仙去駕鶴憩此開伯謹記中乃實其事或者又引
梁任昉所記謂黃鶴之實云荀叔偉非文禕也此
皆因黃鶴之名而妄為之說樓旁有石照亭不知
何妄男子之說遂問之曰此呂洞賓所書而
蘇子瞻亦或近當世之說有羽衣着屐之詩嗚呼
寧有是理哉

書

與劉其父○近世得... 有聲望率減於前或曰

詩傳七卷

卷之七

上下... 之政某以為不然殆由... 我者有忽之
之心耳○某效職... 此佩心誠... 之訓味哀於
... 之言休... 勉... 一以... 之如買馬
一事舊弊革去凡... 言... 言... 言... 言... 言...
重帥... 先利出利銀... 得其下官... 率從而減刑
乾沒... 先夫出刺... 馬... 官先以此意出案喻蠻
落舊來馬至二月... 來者而羅殿又四年不
來今方中冬... 州... 將馬千七百... 近塞
矢益知忠信之可行... 在我者誠當自檢也

與湖守薛士龍○聞欲... 陳君與來學... 此固善但

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動搖人心相冲
是舉亦無謀矣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温嶠。太具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
檄將命江左世謂温之不可至於絕禔而就行
使大身温嶠神州動烈如流雲之過太
虛耳豈足以表其大中之德

仁說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之其愛之體則仁也是乃
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以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
長也人惟已私蔽之心則性之理是以為仁莫
要乎去己己心與克愛之無所蔽則與天地萬
物血脉貫通而己則亦仁也

記日南寺文殊菩薩

曾啟所總丹日南寺僧應大治故殿其得
李文饒手記公嘗歷甘露寺資穆皇之真
福文饒有祭文甘露寺甘露之降瑞立仁祠
於高標與此記合甘露寺甘露寺資穆皇之真
按李文饒平生毀僧甘露寺而獨創一甘露寺恐無此
理或僧徒故為此事以汙之如偽撰韓文公作大
顛書之類耳

黃鶴樓記

武昌黃鶴樓以山得名而唐圖經爲恠說謂費文禕
仙去駕鶴憇此閭伯程記中乃實其事或者又引
梁任昉所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非文禕也此皆
因黃鶴之名而妄爲之說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
妄男子題詩窓間遽相傳曰呂洞賓所書而蘇子
瞻亦載馮當世之說有羽衣着屐之詩嗚呼寧有
是理哉

書

與劉共父○近世再臨舊鎮者聲望率城於前或曰

日抄三九

諸儒入函軒

一三一

上下玩習之故其以爲不然殆由在我者有忽之
之心耳○某效職于此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
勿喜之言怵惕黽勉諸變一以信義待之如買馬
一事舊弊革去凡數十事最苦是鹽銀輒虧其輕
重帥司先利出利銀之得其下官吏率從而減剋
乾沒今先去出剩銀招馬官先以此意出塞喻變
落舊來馬至二月末方有來者而羅殿又四年不
來今方中冬邕州已由羅殿將馬千七百疋近塞
矣蓋知忠信之可行而在我者誠當自檢也

與湖守薛士龍○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

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
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爲進取之資轉趨於薄
此極害事

與吳晦叔○仁右道左之說右爲陽而用之所行在
爲陰而躰之所存也○黃老翁張取與之意竊弄
造化之機故其說爲刑名

與朱元晦○七十三篇蓋南軒平生所資而期於明
道救世者晦翁一人而已其規切晦翁之語如曰
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春秋償所
取之息不過備耗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

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奮然欲作
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此則過矣是乃意之所
加不自知其偏者也又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
氣散悲歌慷慨如此等類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
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又慮元晦學行爲人所尊
敬眼前多出已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
是覺已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闥之
嚴縱不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諛言多而拂論少異
日流弊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於元晦切磋之
義其敢後於他人其論晦翁著述云論語章句精

確簡嚴足詔後學中庸大學章句極涵蓄有味太極圖解析理精詳西銘之論其精克齋銘敬齋箴皆當書之座右也其自以所著述資晦翁者云語說洵荷指論極爲開警奉教以禮書中不啻去冠禮事甚當其言所與同時諸儒云伯恭近來儘好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又云伯恭愛弊精袖於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承當編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以云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否澧州教授傅夢泉乃是陸子靜上

足其人亦剛介有立但所談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其於胡氏之學則曰知言疑義開發甚多不是指摘前輩也又云胡氏春秋傳多有合商量處又云讀史管見病敗不可言看來多是爲措設言天下之理而特爲譏刺一夫不亦隘且陋乎因晦翁論武后事既立長子難誅其母則云中宗雖是武后所廢然豈欲傳位與后父是得罪宗廟不可負荷五王若能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有泰山之安矣其論當世

人物則云劉共父今日達官似皆不能過之又云今日所謂正人端士固有之惟是不知學不可望以向上事業耳其自言廣石之政謂白靜江之外諸郡匱缺願與憲漕通融均濟之偶兩臺闕官時暫兼攝遂乞增撥諸州一分鹽息錢及增邊州米錢又請以見在二十萬緡專充漕司買幹鹽本二十萬緡專備借諸州撥鹽本此乃一路性命所繫幾為小人盡刮以獻又云本路鹽法正緣諸州荒寒全仰漕司撥鹽息往年行客鈔賣數極不多却有折米錢甚重民深病之改為官般而罷折米廣

東不便而爭之再行客鈔然所賣數多鈔大積壓於是復行官般但漕司撥得息少則抑賣增價之事生故論奏增給大抵此路窮薄祖宗時全仰外路應副今每歲反應副外路鄂渚大軍錢靖州歲計錢及買馬錢合二十一萬緡此路盜賊之多緣配隸之人萃焉比嚴首捕之科收其強壯為效用故少戢其自言江陵之政謂今軍事在都統司財賦屬總司帥司所當以團結民心為本帥司兵但有神勁馬步合千人荆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餘人務以信義待之號令則不可少犯此關

乃吳蜀腰領自襄陽至此僅六百四二里當以死守
之往年劉信叔號名將張安國素豪家後然為帥時
聞少警便要為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謬又云義
勇民兵是為荆渚之衛近來振激之使受縣宰節
度其父與免役極害事今亦修正之辰沅等五郡
刀弩手比列上為父遠計堤岸繫一方之命近城
十數里取所貯者今為父遠之計不敢草草也其
泛及民事云見李壽翁侍郎申明乞依舊法義米
各積穀在逐鄉都分中戶部固已沮之矣望兄試
為畫項見教

日抄卷之七十四

十七

在集

與呂伯恭。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不可作小
病看外之不肅而謂能於外可乎以不當憂責為
幸此意殊不厚存心既爾若一旦臨事豈復更有
力乎大抵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未定雖是過於厚
傷於慈為君子之過然在他人觀我則觀過可以
知仁在我自檢點則然其偏處仁義之道常相須
若於義不足則所謂仁者亦失其正矣去年因從
學者甚眾其殊謂未然若是為舉業而來先懷利
心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今已謝遣甚幸

答胡季隨。元晦所編遺書皆存元本其間真偽在

我玩味之又自識別之

答陳擇之○異端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果識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

答陳平甫○言自己工夫

答沙市孫監鎮○楚乃伍員之宗國豈有假于於讎覆其宗國決心於其君耶狄梁公乃與大禹太伯一例存之前輩嘗謂梁公偶未之思耳今勅額在吳以慰吳人之思可也楚則不可以施樂祀典有功德於民則祀員於此地何止無功德而已哉

日世千

卷十八

友于

答陸子壽○講學不可以不精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

答李賢良○盛名之下難居而問學之方無窮責人者易為言而克己者難為功

答胡直夫○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而不知又云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然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愚謂二者皆本原上精明之語

答俞秀才○論飢食渴飲晝作夜息是義云孟子只

去事親從兄上指示寂端的釋氏只認運水搬柴
為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此不可不知

答喬德瞻○惟二程說話完全精粹其次則尹又其

次則楊方到謝上蔡

與曾節夫○舊祈禱無我理盡除之只到社壇風雷
雨師壇及於湖南樓望拜堯山灑江遣官奉祝版
瘞山投江而兩大集庶使邦人益信土偶之非所
當事而山川是為神靈也○又云舜廟堂廡有庀
之神在焉武后亦勦入廡下又僧伽一部亦在焉
即日投界江中庶幾一廟之內四門穆穆耳○又

書卷之六

書卷之六

十九

方宣

云保伍法先行於靜江非惟弭盜亦且息訟因漸
教以相親睦扶持之意諸邊蠻獠一以為赤子一
以為龍蛇豈容少忽○察偏矯習常有新功中庸
謹獨大學誠意乃下工夫要切處○長物之說正
所欲聞近來只是冒得一石屏及一觥其他皆向
來几案間日用者也○權攝事如席中用八路法
但可差在本路得替寄居待闕官○潭城諸倉已
有米近八萬斛勸陳帥借此濟民却一首奏聞待
罪至獲罪十數萬生齒已活矣况不必獲罪耶

答問

擇雖謂之不得其死可也自古不曾見聖人被殺
人有靜而死不亂者有赴死如歸而死不亂者有言
其死去之西天而死不亂者

武昭儀稱制褚遂良諫不聽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
方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與楊妃事同

維州事李德裕初固不當受牛僧孺後所處亦非彼
悉祖謀乃慕義而來當先與吐蕃約以金帛贖其
罪然後歸之致堂讀史論維州本中國地德裕受
之是

陸宣公奏議善開明人主及為相却與為詞臣不同
當奏白而行之不從則去不應復抗疏累千言若
宣公只是詞臣無宰相才

本朝人物范文正公本朝第一等人寄元均帖云此
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退即自樂非井沉之
可搖也忠宣公豈能及觀其救蔡確謂逆曾參反
爾之言違老氏好還之戒又語同列以不當開此
路是論一已利害平生心術見於此矣司馬溫公
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
不論一已利害

君相不當惡士大夫之好名惟朋友切切瑳切不當

蓋與已子均是為悔翁

吏侍李公浩。建昌人。不見年。魁秦煊。其後論者爭言。檜時事。公言。出屯五。兵李斯。篆隸。苟便於世。不以人廢。知台州。被蒙民。鄭憲之家。為其訟。免。賴劉琪。免。知靜江。沒。靈。示。中。買。馬。而。事。

工書。廖公剛。順昌人。居鄉。而。海。使。反。業。堂。名。世。絲。章。薄。之。追。賤。封。還。章。傑。音。傳。徧。外。之。詔。在。臺。多。所。論。列。自。公。之。去。言。事。者。多。而。指。紳。宦。逐。相。繼。矣。司諫。王公。縉。其。先。自。嚴。家。於。明。知。英。州。盜。過。其。墳。無。犯。朱。勝。然。當。國。故。卿。官。至。都。崇。亦。使。趨。庭。自。

皇朝詩林卷之九十一

列公不肯入堂言多探用公之存子孫悉從吏部
選無詣堂者

祕閣。善公至。嚴州人。其。子。王。淵。之。罪。後。淵。顯。張。浚。將。所。信。故。張。忠。獻。公。之。兵。車。亦。文。撤。所。能。傳。者。必。公。往。諭。意。嘗。作。忠。能。濟。州。之。圍。行。至。熙。河。請。駐。山。陽。出。忠。不。從。而。敗。劉。光。世。解。兵。柄。料。呂。祉。涖。之。必。敗。

教。劉。靖。之。述。其。撤。近。歲。太。守。部。使。者。之。祠。而。祠。濂。溪。以。訓。學。者。義。理。其。文。甚。悉。

篤行趙彥遠名善應汝愚丞相父也生朝必哭於廟
有欲爲禮者號泣向之其配李氏嘗刲股以愈姑
之疾

江介爲進賢令曰民饑而令食之猶子饑而母乳之
也敢幸賞乎會詔蠲半租白部使者程大昌曰但
減其半則整畸就盈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猶
輸一升若自全戶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
惠矣有旨新沿道廩置君言廣西馬歲不過三十
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爲容二百四十疋者
亦何爲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

劉平甫名珉病翁先生之子補堂餘三十年亦未嘗

一日仕州縣世濟隱德云

黃洧清臣爲廣東運判罷官估除市籍蠲口賦十五
萬蠶之役州縣者悉免之改使湖南凡非法取民
如茶租如甲札如戶帖如乳香如茶引一禁絕之
黃瑀宰永春縣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一毫之私不
敢及平生非其義雖寒且饑不可得而衣食閩俗
多火葬哀號不肯在臺與杜莘老相好其子名幹
是爲勉齋先生

括蒼潘景憲與東萊爲同年進士年高於東萊而師

吳監廟。述其望得官而不露

魏元履。名按之舉遺逸任太學錄請去王安石父子而進爵程氏又白太學當重以淳言取人臨終戒用僧凡五招晦庵以終事為託

鮮于廣。少母安人常氏廣極初時去其家既死而知之則常氏沒矣廣追念哀政屬南軒為哀詞

勸農文

首告以勤吾方既盡至豐教則天焉而亦由於人事此則太守與官屬之責而亦有繫於百姓者焉又字宛轉周於事情

日涉堂五南軒之

廿三

祭文

祭虞雍公云論有異同正惟公義之報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傳後云或謂侯勸昭烈取荆州為不義不知昭烈已迎降於操則荆州固魏之荆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魏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棄惜侯不用不知夫丞相昌漢以侯之舉措掃禽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徂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為技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與者耶然

使侯得游於涑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也又曰朱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爲後主寫由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荆益可見其所學未免駁雜然方曹氏篡竊之際侯以身從沛室之占曰允執大綱終始不渝使侯當齊漢時其肯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時其肯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爲功莫大乎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技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所以告後主一山於正殊非刻核陰謀之語故於手寫申韓等書之事疑則可闕也侯

在草廬一見昭烈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則諸侯內懷他圖者得以正名而討之然昭烈小不忍而妨大計以劉琮降操荆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未能盡從也及狼狽而遁藉吳敗操又迫於吳而入蜀以詢計取之予知侯有不得已者非草廬所以昭烈之本意也然侯於學未足故昭烈詢取計於瑋終爲有媿若夫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冊所上者乃亡國之宗婦以自易月後世之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冢宰所贊者乃固繆之禮然則當斷之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

至者也

謹按先生講學專主涵養持敬謀國專主致君
讎敵居官專主恤民練軍乾淳諸儒議論與晦
翁相表裏者先生一人而已晦翁之言精到開
拓足集諸儒之大成先生之文和平含蓄無幾
程氏之遺風晦翁精究聖賢之傳辨闢異說所
力任者在萬世之道統先生將命君父之間誓
誅讎虜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元氣胥會二
儒並出其更相切磨友誼卓然又足使千載興
起嗚呼此其所以為乾淳之盛歟

南軒先生語錄

論語類

卷之五

論語類

南軒先生語錄

謂學而時習不特效人之善如觀天行健則自強不
息之類皆是也愚謂此於學字上推廣若本旨又
重在時習

射不主皮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愚意似不必添與
字只作為其力之不同亦自明白

論敬鬼神而遠之因言橫渠挂夫子像見而不拜又
不可遂卷起

夢見周公五峯謂必曾於畫像中見之所以夢見愚

謂世之不識其人而夢之者甚多但夢中以為其人耳如子孫之於祖先亦然此何足怪而轉生畫像之說耶大抵夢境所見與青大白日識認人面目不同夢見周公何可議論

論夫子與上大夫下大夫言云最是更端處難蓋以為一時之間既與上言又與下言也愚意隨應而不同亦未必同是一時

論鄉原自以為是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愚謂此說極平又有益於後學

龜山云惠及困窮之人是為天祿之終愚謂此雖一說恐改了經文耳

三十一

諸儒七言軒

六六

三十三

猶之與人訓猶為若愚恐之字無着處且合依古註訓俱

中庸類

君子居易以俟命非專俟其通

易類

蠱之上九不事王侯只是不立其朝爾人却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是無人倫

詩類

振鷺取其潔亦謂其物而後集愚按詩本喻有容之

容餘皆推廣爾

禮

曾子易簣季孫以人情賜之曾子以人情受之若以此終則不可

冠禮見於母拜之只不坐受其禮皆謂之拜今小兒便穿秉是以名器為戲玩既冠可也

喪祭既不用浮屠蚤晚臨之類不可不備

神主神所依主子無出處但恐古者貴賤有少別爾

春秋

德壽問長勺之戰對曰曹劌所論特血氣之勇所以

三十九

諸儒古德軒

卷七

長壽

易竭若報父兄之怨雖百鼓不竭愚按劌所言是臨陣一時之事先生乃借以言曾中忠赤之蘊

孟子

氣次焉次焉者繼之謂也無是餘也不可使此餘也

道學

或逞利欲不知天地不只生爾一箇何不將此身在天地間公共看

恐利害倉卒之間錯了路岐

廷對須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

附麗匪人如黥如劓雖欲湔洗而痕跡尚在夫入得而指之不復為完人矣

遭人謗謗得是固當改謗得不是必思何以致此

性理

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申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自明人欲自消因循怠惰此人欲所以肆也

吳晦叔說惻隱曰有所惻然隱於吾心東萊曰此正如說隱着脚相似

本朝諸子

濂溪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為南安掾程太中始知

三十九

讀書七尚軒

九八

志道

可見無分毫矜夸方是朴實下工夫人

溫公自陝歸洛以俸餘賈布洛布賈高即以陝賈賈之先生曰不如伊川塌麥有來問麥賈者曰依市賈欲損之不答先生曰若減賈便是近名

康節云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先生言贏得是利心不若改云君子本分做君子愚謂詞義於此乎益精矣然欲警切人心使其銳於為善恐仍不若本語之精神孔門云惠而不費亦不以計較為嫌也

康節與韓魏公游龍門憩櫟林見墜枝而知其將伐

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龜
山晚年一出自處地位太高

龜山見明道歸再與揔老語揔老曰必曾遇異人來
更不敢與爭辯

南軒初見五峯五峯辭以疾以其家學佛再見乃授
業焉

文海事伯恭錯承受昔溫公作通監似不爲無益前
輩猶謂其狂用心

陸子靜謂不當編程氏遺書晦叔曰若如其言六經
可燒先生曰是

三十九

諸儒七

北九

志道

古君臣

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學
者

唐太宗政要中載孔明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
輕重

一士大夫不畏死常風浪中過鄱陽湖晦庵聞之曰
當時溺湖中當得甚高節先生曰元晦說極是若
舍生只得死何用琴張欲弔宗魯孔子曰齊豹之
盜孟縶之賊女何弔焉琴張只見宗魯死便以爲
難事不知其不義也子路爲孔悝死始初不知所

好名耳

鄒道卿貶昭州氣終不衰胡澹庵大節極好趙忠簡人品甚高黨籍至忠簡始除汪聖錫不妄假人以詞色得大臣體李巽岩議論如雪中檜柏

治道

莫易於宰相形便勢利有人可以任事莫難於宰相少有私意便隔絕矣施設不過舉其大綱先使官得其人君子聚於朝中人皆可化而為善小人得用中人皆被引去

大農盡知州郡之財盡數括取而不恤州郡之有無官兵俸給於何取之

三十一

諸儒有言

北

臣

祖宗朝置江南六路發運與錢六十萬貫為糴本如其路某州熟則依時價糴之某路某州旱潦則發幾千萬石減價糴之故京師不告勞而江南終無水旱飢荒之厄前此茶鹽皆無鈔只是某州綱船到則發鹽載回某州賣本錢歸發運司利則潤州郡自胡師文為發運以本錢為羨餘獻之其後却就諸州再括六十萬為糴本而法始弊

此田用軍中子弟分之田畝假之農具更一說可募百姓

當今天下之勢擇一人帥建康兼兩淮制置一人帥興元兼四川制置一人帥荆南兼襄漢制置使自選屬治兵積穀劉共父在建康甚好更得元昫發脫得必又顯煥伯恭可佐之因又及治內汪聖錫可參政元昫可御史中丞兼侍讀伯恭可諫議大夫兼侍講虜人聞之必喪膽太平可期矣東漢無數君子其亡尤速

立朝

先生每登對必自盟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

張說除簽書先生極論其不可又責宰相虞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黜於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謂同僚難論列先生曰張九齡論牛仙客陸贄論裴延齡非同僚耶允文不能答曾覲除某官中書舍人趙雄當制在假先生戲其為樊須雄由是深怨與允文表裏譖先生於上謂其自獻壽為胡舞欲竄之上於是出先生知袁州

政事

戒約州縣以誠相待或言武人難駕御先生曰不如開懷待之

訓門人

為貴官者則又嫌人之稱其官而欲其稱先生不知生即士之稱先生即老士人之稱此何異事而舉世視此為輕重僭因南軒之說而及之

讀南軒議論當觀其天性忠孝以義理發為政事處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九

